

# 卷五十四

##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

依古制乃作此論輪同善注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者代天爵人 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

後聖垂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羊尹無

制也又北官文子曰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善曰天子有經略古之

秦漢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曹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

製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

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向曰詳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

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

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 任重必於借即 力制曠終乎因

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備衆

分重而輕焉庶事乃濟也 善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良曰五長即五等也 善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

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鏡曰維連也盤石

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

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

宋昌曰漢所謂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向曰宗謂同姓

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善曰 又有以見綏

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翰曰綏安御理也 善曰大方

力者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濟曰是人之情

人君即不然也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

也 安上在乎善本作 悅下為已在乎利人良曰安上謂安



君王也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孰必與焉故  
**易曰悅以使人人二民字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作利之利無也字  
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  
利而不愛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者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  
**而我得與之共害**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  
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  
**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利博則**

**恩篤樂遠則憂深**

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

以弘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故諸侯饗**善本作食

**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祿**善本有矣字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祿福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

**務其治**欽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良曰九服天下也善曰上之子愛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於是乎王下之體信於是乎結**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情相連結善

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勤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

達順鄭玄注**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

以其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疆暴也**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



雄俊之民善本作士字無所寄霸王之志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善曰孟子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洽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子皆安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主尊賴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辟猶衆目營方則

群后之圖身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辟猶衆目營方則

天網自昶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日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

網通矣善曰日月網月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

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與獲又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

昔也心背以喻天子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善曰膂亦喻王室也論語文人

曰四體不動尚書穆蓋善本無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

垂業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

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夫盛衰隆

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

敝善本從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銑曰上教寬仁

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善曰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

時而闇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善曰言法

或闇以論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也

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

薄也故世及之制敝善本從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濟曰諸侯傳世之法弊於疆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



之則善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揖社預曰折折其本也 侵弱之釁善本作 遘自三季

翰曰遘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

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善曰班固異姓諸

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

削去五等社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

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築紂幽王也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謂頽毀也

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

也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

秦陵吏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土雄並爭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

目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

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

之也又明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

也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物也故五等之體善本作 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

者鏡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

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 豈玩二王之禍而闡經世之

筭乎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

好經理計筭也善曰二王謂夏 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

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制不能無敝 善本作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

侵弱之辱猶差於履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

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

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五



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有也字良曰是以理

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

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書慮終賈

達國語注曰權乘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

其翼戴王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

間王政又淑向語宜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字有積其敝字善本敝從犬王室遂卑善曰新序

王室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善曰左氏傳曰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

承序以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廣親親

然歟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之

盤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

天下神器不可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為也為者敗之

諛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懲之失自矜其得善曰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

周以弱見奪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左傳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下可公子者公室之枝葉也若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善曰商鞅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也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子弟亦

如用斧斷其所庇廕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國慶濁

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善本作為是故謂之闇焉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善本作響其利主憂莫與共害良曰言秦獨響天下之利猶字

無入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曰晉國雖速亡趣亂不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

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後暴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

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後暴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

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後暴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

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後暴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



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萬字，作國之大。」

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為痛也。善曰：「言秦徒五等，主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

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濟曰：「蕞，疆也。」善曰：「左氏傳：『鄭石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今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然。』」

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諸侯應之。」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之會，齊相公震而矜之，叛者我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

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頰，其

觀鼎之志。善曰：「收，用也。圖，謀也。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也。』」

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言周室天下也。」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善曰：「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

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舊也。謂土崩之禍也。」

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善曰：「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向曰：『矯舉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矣。』毛詩曰：『大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也晁錯入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地善同銑注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

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也善注同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

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也士狹者逆遲謂終

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

盧縮等皆友七子謂矣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瑩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

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朝則

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

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皇祖夷於黥徒四京病於東帝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

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



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群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

郡書至起兵反以表盜為秦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是蓋其欲誑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也

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

災非是建侯諸侯以成累也善曰矯枉過然呂氏之難朝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善曰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

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

日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

王勿疑也建至中葉忌其失節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翰同善注

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善曰漢書曰

諸侯小者滿荒越法大者睽狹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是以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

其土不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

為新都侯也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

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

遵覆車之遺轍養嬰家之宿侯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

弟是薄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此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善曰

尚書曰狃土有一于身家必喪也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

充斥充斥言多也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吉字

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橫字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

臣于位者三子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蔣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

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蕪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至法不出圖吾

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善同善注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

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

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莊子曰螻蛄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

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如衆赤鳥夾日飛三

月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股肱亂單子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



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類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關千天位爾雅曰予求也三子子類叔帶子朝嗣

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銑曰嗣王詩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

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逆僭闕子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

于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在鼙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鼙鼓也闕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善曰毛詩曰單及鬼方毛萇曰單延也

難蜀父老曰及臻殲成天下晏如是

是以厲宣善本作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輸曰振起也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虢召周公二

相行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

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右師圍溫善曰師逆王八於王城取太叔豈若二漢階闕千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整擾而四海已沸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整亂而四海

已沸也階闕宮城內也擾亂善曰階闕整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善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脇太后卓主遂廢

少帝為弘農王遠惟王莽篡絕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

悼心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



此人哉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臣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

委冠讎之手 翰曰言僕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臣合之其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提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元憤發者也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

桀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

日公卿變節史記王儼謂燕將 雖復有時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 銑曰鳩聚也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皙將納之子于

歸韓宜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恭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兵衆悉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 善曰向曰謂逆徒弘農王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 善曰向曰謂逆徒

謂之義 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

之滅矣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

矣 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或以諸侯世位

不必常全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

君為一體也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

或為今非也 故五等所以

或為今非也

故五等所以

故五等所以

故五等所以

故五等所以

故五等所以

故五等所以



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

為治夫德之休明默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

所職也善曰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

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祿興也苟

或衰陵百度自勃善曰尚書曰不役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善曰尚書曰不役

善曰尚書曰不役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善曰尚書曰不役

善曰尚書曰不役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善曰尚書曰不役

位故云以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群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

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善曰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

治濟日謂其焉長久于孫計故謂必思善曰郡縣之長為利圖

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何以徵之

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企及進

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善曰脩已

安民良士之所希及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善曰

已以安百姓尚書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良曰銳

情實也銑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濟

情實也銑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濟



憚懼也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善曰安民譽損實事以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以養之美日

事皆夙夜爲之而不止也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名無

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如此五等諸侯則不

然也善曰說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嗣思繼

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爲上無苟

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謂如膠漆之堅固也善曰漢

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

處亂則過有深淺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

少若愚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

人利已過則深焉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

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然則探

無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善

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絕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故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

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士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日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

井字善曰劉璠梁典曰孝

劉孝標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

寓魏庭冒復難危僅至江左貞材矜地自謂

坐致雲霄豈圖遂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



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倖競也

主上掌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

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

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

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善

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無爾字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扶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實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墨

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

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善本有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則字

高才而無貴仕饜饕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饜饕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辨良曰天謂年壽不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善

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曰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期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彪曰天折折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紛歲幾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

闡其惑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

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兄獨善顏淵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較者也余甚

至於禍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禍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也善曰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禍冠故日鶡冠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

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誆誆交喧謹字咋阻異端斯起銚曰誆誆語喧繁不定貌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誆誆謹咋謹音詔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濟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述其本根而不通其條流也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云未詳其本善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由已之論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翰曰事聖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也天夫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

道善本作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汜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曰天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法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不知所以得** 魏曰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命也 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 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 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所** 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其力**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日鼓天下之動也 莊子曰存乎辭 韓康伯曰爰辭也爰以鼓動効馬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 事典引曰沈滂交錯庶類混成 **豈度劉之志** 善曰老子曰亭毒均養也度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曰 **墜之深淵** 善本無深字 相曰芟夷我農功度劉我邊陲 **其怒外之霄漢非其悅**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外天霄漢

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非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翰同善注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魏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平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 **命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

不可變 **然不變** 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真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定於冥兆終** 善曰



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備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也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韓構戰曰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卑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籐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書至德未能踰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祿之期故欲增之也 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文公噫二其尾宣尼絕其糧良言退進有難亦王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周文命子公且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踏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顏回敗其叢蘭丹耕歌其芣芣音以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丹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善曰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翰曰夷謂伯夷也叔媛婦人也訖毀也 善曰崔瑋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

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文公噫二其尾宣尼絕其糧良言退進有難亦王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周文命子公且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踏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貪  
 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  
 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  
 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騶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  
 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  
 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孟子之後喪踰崩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  
 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  
 果來曰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  
**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  
 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焉衍顯志賦曰獨慄  
 慨以遠覽兮非  
**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到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鸕夷之草浮  
 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  
 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  
 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向  
 同善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鏡曰賈大  
 夫賈誼也

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  
 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 善同鏡注 **君山鴻漸鍛** 殺

**羽儀於高雲** 善曰東觀漢記曰栢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洽  
 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

曰吾以識史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  
 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栢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

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曰鍛羽殘  
 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

**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 善曰  
 下高雲之鳥 向同善注

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傲儻之志明帝以為材材過其實抑  
 而不用遂埽堦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

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 **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同善注

濟曰上之所迷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  
 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

曰夫子尚有遺行 **近世有沛國劉瓛** 相瓛弟璉 並一時  
 乎奚居之隱也

**秀士也** 良曰近世謂齊朝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  
 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



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求明初  
遇疾卒。璣弟璣字子璣。方軌正直。又惠太子召璣入侍。東  
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璣則關西孔

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向曰楊震明經博覽無  
不窮究。故時之謂儒。謂

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善曰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璣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

亭高竦。不雜風塵。銖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嶠嶠

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  
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淵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

並馳聲於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善  
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

之下。可  
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

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兩賢則瓛璣也。言因此兩  
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善

曰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昔之玉質金相。英

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銖曰玉金所以比  
美君子。質相言其

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

馬融論語注  
曰韞藏也。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翰曰其骨肉脂膏塗  
於平原。填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  
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

宿芥與槿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  
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兮。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

肝腸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  
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

彭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卓隸賤也。容成  
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天者也。善曰尚書

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  
有十等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  
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  
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 猗頓

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善曰荷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  
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婁曰以康為謚  
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

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  
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曰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

敦洽醜廉推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咸得之於  
而豔服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  
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

之理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  
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 故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斯 善本作其斯 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 然

體命 善本作然命體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 善本無 後笑或始

吉而 善本無而字 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良曰言人之  
運命亦有因

人成者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  
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

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其而道

微密 善本作密微 寂寥忽恍 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忽恍

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少一理一途以  
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

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  
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駑鈍不可以一塗驗筆琴不

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  
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

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必御物以效靈  
其形聽之不聞其聽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良曰言人  
若託以運

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哉不相符也若乘物憑  
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



大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爲主司之職乃成其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善曰言  
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  
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  
者聖人之所  
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戲善本作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鏡曰龍躍謂欲外天子  
不達運命見成湯武士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爲能勝亂  
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  
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善曰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鑛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濟殷  
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翟也  
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也視  
彭韓之豹變謂警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翰曰彭欽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警執也  
言有不達運命者見欽韓二人豹變爲列土之王謂其

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青  
紫貴服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

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

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入爵也

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

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

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

頰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莊子藏山於

俛拾地芥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言皆是所稟受  
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欽韓張栢皆天命  
運轉所爲不必由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有六蔽焉爾善  
已也善同濟注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有六蔽焉爾善  
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陳其梗槩古代切善曰  
乎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夫靡顏膩理昌爲頰子頰烏形之異也鏡曰  
此也夫靡顏膩理昌爲頰子頰烏形之異也鏡曰  
賦理好貌也哆嗚張口不正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之  
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靡緻也



賦滑也淮南子曰咳鳴蘧蔭威施醜也說文曰咳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鳴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顏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向日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

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壽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良

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皆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滂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

之為癡者之候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皆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滂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殊神辨也且人皆同

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善曰淮南子曰大文天惟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

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關越龍犀入髮額左角有日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同河目龜文公侯之相翰曰目

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佐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

龜文後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

請神澤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善曰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哲皆遠之平王善曰星虹樞電昭聖德弱抱而入再拜皆歷紐也銑同善注

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雷光也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鄴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吳曰吾子自帝子為赤帝子所

而



殺白帝子素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知蓋也鬱氣盛倪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吳氏詩舍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皆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非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銚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其大號若謂驅貔夷虎奮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若謂驅貔夷虎奮尺劍入紫微外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神明之數矣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命深呂氏春秋曰宵冥冥莫知其情王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浮人養之祭其

所以然曰其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又曰歷陽地名也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立沒為湖人悉化為魚鼈故善本注同楚師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言化為魚鼈也

秦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若字

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

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亢之哉其蔽三

也向日礫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



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尤禦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兎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鏡曰類取也璜美玉也善曰淮南子曰高誘曰考不故崔駰因死善本作於縣長長卿善本作卒平也類崩也於園令善曰范擘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所短寸有所長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

其為詬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良曰牧原地名鏡曰詬病也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比遂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留之疾諛文曰詬恥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擘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震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令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

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



恨哉孫子荆陟陽侯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翰曰雲從龍  
詩曰三命皆有極 應也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  
舉而景雲屬四子謙德論曰風馳雨集 故重華立而元

凱外辛受生而飛廉進銑曰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  
飛廉紂之讒臣也 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

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賡凱摶戲大臨

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民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右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

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然則

仲彘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然則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濟曰薰香草也菑臭草也梟惡鳥也鸞神鳥也鳳  
皇之類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社薦用比十文曰闇主之在上

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滅蕕萊不

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

之不與蒺藜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

曉晤西都賓 是使渾胡敦本 棊兀 踵種 武於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

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 善

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

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諾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假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  
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書曰詔賈逵入講南宮  
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橫去謂  
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命不可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善曰信心懷惡  
得反也 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



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濤曰蒸下濤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

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鑿齒國名華野地名

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冥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冥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

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

戰國策張儀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

發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

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善曰金行謂師也干寶搜神記程俯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晉

曠曰吾驟歌比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

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

帶左在也尚書曰四夷左在周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

啓曰息佛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

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遂覆灑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

右灑干寶晉紀愍帝詔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濟

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之絲

謂中國也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祖

詔曰秦從中縣與三皇競其珉善本作黎五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種落繁熾充牣

神州良曰勃滿也神州中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

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向曰

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

運以及於此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淵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

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銑曰賦布也善

上文論衡曰凡人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本有

善曰相範世要論曰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絪卦中

庸在於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

絪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諭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諭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貫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是以素絲無恒玄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

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

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故季路學於仲

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為太守入歌

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良曰楚穆也初成王欲黜之乃告其師潘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

繼死穆王乃立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

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繼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鏡

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蒯瞶以戈擊子路結纓繫冠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善曰楚之後業



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  
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  
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善本無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  
天無親惟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  
德是輔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  
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  
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  
退三舍延祿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  
星故云法星 殷帝自剪千里來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  
也善注同 殷帝自剪千里來雲 夏四年天大早湯乃以  
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  
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  
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 若使 善本作 善惡無徵未治斯義  
之雨至也 翰同善注 若使 善本作 善惡無徵未治斯義

向曰謂宋公設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  
雨至也 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  
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 且于公高門 善本作 以待封嚴  
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且于公高門 善本作 以待封嚴  
母掃墓以望喪 銑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闈壞父老方共  
出入焉我坐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與者果至定  
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 善曰漢書曰嚴延年遷  
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教從延年臘到維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  
息也 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若使 善本  
息也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善本  
使 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 良曰仁  
必有所報若使無之則何爲脩善立名者乎此乃激過之  
辭矣徑廷激過也 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  
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  
子肩吾問于連叔曰泰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飛曰徑



延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測翰曰婉柔也濟曰河漢之水深廣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禮樂以進中庸類也

積善餘慶立教也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類也

至也善也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

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鳳鳥不至言命也子曰鳳鳥不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焉國為之

師反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圖以為囿邊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

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蘓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社預曰石速士也不左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能使

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犯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

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大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同善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

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

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延年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曰勛華已見上文

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本無暴字向日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

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善曰說文曰獷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



之下盜跖死利也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

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善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

世其善不改也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故善

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夫

食稻梁進芻楚孤黍患衣狐貉鶴襲水紈向曰梁米也牛馬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水紈素綺也善曰論語子曰食夫

黍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觀窈眇之竒舞聽雲和之琴

瑟此小人善本作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銑曰非求其榮

人情所必須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

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堦用曰夫

主也周易曰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翰曰識窮

天知命故不憂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求也善曰莊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曰莊

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向曰夏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自屋楚辭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土室編蓬已不充屈善本作

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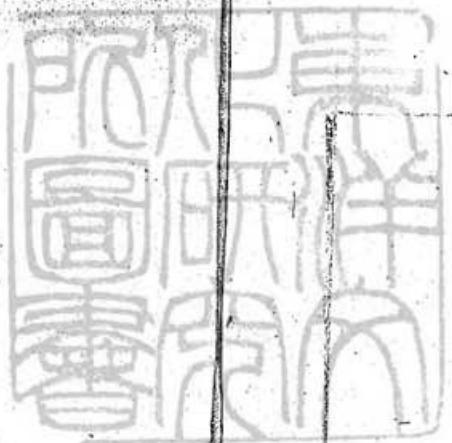
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進建於富貴論謂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

董相不遇之文乎

善曰司馬遷為大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

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翰同善注

文選卷第五十四 終





所  
圖  
書

東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